回忆我的母亲

 在儿时，母亲教会了我应当未雨绸缪。那年我刚上幼儿园，母亲开始接送我上下学。

 幼儿园位于一级级石阶之上，不论晴天还是雨天，都需要一步步走上去。别的同学，都是自己走上去的，颤巍巍的，甚至手脚并用的。我也希望自己走上去，不然在同学面前，多没面子啊。可母亲依然要陪我，即使青石板不滑，母亲也用她的大手，牵着我的小手，慢慢地、小心翼翼地踏着一级级台阶，抵达校门口。我同站在门口的老师问了好，和母亲挥挥手致意，就冲入了校园。流连在院内游乐设施上的我，常常在一抬头间发现母亲仍然驻留在校门口，张望着。

 早在第一课老师就让我们在下课时，学会分辨男女厕所，不论有没有内急都要先去厕所。当小朋友们糖葫芦似的一串串地跟着老师去厕所时，我坚定地认为自己不会像老师说过的那样，还相当自信自己完全可以控制自己。教室里园长妈妈准备的备用裤子，我肯定用不上。但后来的事实是，我高看了自己。

 一连几天，母亲仍坚持拉着我的手，送我入园，并反复叮嘱我注意事项，特别是有小朋友在园内尿了裤子。她说她也给我备了一条放在书包里。我一边应着她一边在心里嘲笑那个迷糊蛋，坚信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。每天放学后，她都要检查我的小书包，常常把书包里的备用裤子拿进拿出。而我一次也没有用上这条备受瞩目的裤子。

 国庆小长假结束后的一天，老师说下课可以去玩操场上的滑梯、轮胎、手推车、铁环……从那天开始，我就变了。当天就因为玩得太投入了，我用上了书包里的法宝。母亲接到我后笑话我牛皮吹破了，等问清楚了原因，告诉我这是玩物丧志。虽然挨了批评，但我发现她在我的书包里多放了一条裤子。鼓鼓囊囊的小书包，我不要，信誓旦旦地向母亲保证，自己绝不会再犯。她抿着嘴笑了笑，把小书包扣在我的肩上，温柔而坚定。

 第二天放学时，我左右手各提一个袋子，书包比早上来时更鼓了。母亲接过袋子，领着我回家，她原本以为我带了幼儿园的手工作业，没想到打开袋子里面全是裤子。我支支吾吾地告诉她，幼儿园里所有的裤子都被我穿过了，这些要洗干净了再还回去。她蹲下来，盯着我的眼睛跟我说，你要有所打算，要提前预估自己的能力，宁可早点去一次厕所，不能因为想玩却选择了不对的步骤，最后什么也没得玩。母亲坚持手洗这些裤子，而我负责守在一边，踮起脚尖双手一下一下按压跟我个子一样高的压水机的手柄，给水池子注满水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动用过小书包里的裤子，这条裤子、这件事和母亲说的话，成了我压箱底的宝贝：凡事要提前做准备，正确估计自己的能力。

 天目双语八年级4班 潘熠